



小学生文库



从小跟着共产党



从小跟着共产党

黄庆云 著

吉林人民出版社

1980年·长春

内 容 提 要

这是我国著名儿童文学作家，全国第二次少儿文艺创作评奖一等奖获得者，黄庆云同志为《小学生文库》撰写的一本书。书中写到小赖（现在已经是老赖同志了）的童年时代参加革命的曲折而又复杂的经历，写出了一个穷苦人家孩子，在党的教育下成长为革命战士的过程，反映了革命战争时期中国革命的历史风貌。书中的小赖、万平叔叔、毛主席的形象给人留下了难忘的印象。文字生动、流畅，有浓郁的南国地方色彩，使人读了感到十分亲切。本书做为迎接中国共产党成立六十周年的一份礼物，并献给全国亿万小读者阅读。

从小跟着共产党

黄庆云 著

*

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 吉林省新华书店发行

长春新华印刷厂印刷

*

787×1092毫米32开本 3 1/4印张 45,000字

1981年4月第1版 1983年3月第2次印刷

印数：2,491—14,130册

书号：R10091·789 定价：0.25元

致小读者

《小学生文库》是专门为小学三、四年级学生提供知识的宝库，内容丰富，品种多样，装帧新颖。它能帮助你从小培养共产主义思想品德，树立爱科学、学科学、用科学，为实现祖国四个现代化而献身的远大志向。它将向你揭示太空的神奇，海底的奥秘，鸟兽鱼虫的生活，金银铜铁的性能。它能带领你环球旅行，了解世界，讲今论古，走向社会。它能告诉你什么好，什么坏，什么错，什么对……

《小学生文库》一共要编三百多种。就分类来说吧，有自然科学、社会常识、思想品德教育、历史地理、文学艺术、课外活动辅导材料，等等。

《小学生文库》是辽宁、吉林、黑龙江三省出版社协作编辑出版的。

《小学生文库》编委会

目 录

一、 我的家庭和我的学校.....	(1)
二、 快乐的儿童团生活.....	(22)
三、 在学习班里.....	(44)
四、 比生命更宝贵.....	(60)
五、 我们的汇报.....	(85)

一、我的家庭和我的学校

我的家住在福建山区。一家人住在山里，吃在山里，从小玩也就是玩在山里。我呢，第一步踏进这个世界来，就在山上那青青的草地上。第一次呱呱的哭声就叫得周围的青山回响。因为那时候我妈妈正在地里除草，来不及回家哩。从那个时候起，那青青的草地便成了我的床褥。圆圆的、蓝色的苍穹做了我的纱帐。我常常睡在这个大自然的摇篮里陪着妈妈在田间做活。太阳出来了，把那和煦的光线照着我，凉风吹来了，给我把身上的热气赶跑。只有雨点最不好，常常没头没脑地扑在我的身上。可那时，妈妈就急急忙忙的从田里跑上来，又急急忙忙的在围裙上把双手擦一擦，就把我紧紧的抱在怀里。这时候，黏在我身上的不是雨珠而是妈妈身上的汗珠了。

在我们那个山村里，生活在大摇篮里的孩子也

不只我一个。可是，有不少是活不下去就埋在山里面的。因为，天天暴露在外面，风来吹，雨来打，太阳来晒，蚊虫来咬，许多小生命是活不下去的。我妈妈养了好几个孩子，活下来的只有大哥和我。大哥和我之间就相差了十五年哩。

我家里爸爸、妈妈、哥哥、嫂嫂，一个个都是身强力壮的。老的拚老劲，年轻的象出山的小老虎。这样拚死拚活的干，本来可以不愁温饱的。可是我们自己没有田，我们种的是地主的田。每年夏天和冬天，我们种出的黄澄澄的谷子都得挑到地主的仓库里去。而我们呢，却只能吃着稀粥过日子。

我们庄稼人是爱劳动的。六月里站在水里插秧不嫌烫，大正月里在寒风中犁耙田不叫苦，一百斤上肩不叫累，成天脸朝黄土也不大爱挺挺腰。有时候干得起劲还唱起山歌来哩。一年到头，最苦的却是收成那阵子。稻子还没有熟透，那地主钟三公就派人来“守稻子”。“守稻子”就是看守着我们种出来的稻子，不让我们“偷”了去。我顶讨厌那些来“守稻子”的人。钟三公的儿子鼻涕虫就是其中一个。他只比我大两三岁，却十分十分的刁钻。我明白稻子是爸爸、妈妈和哥哥、嫂嫂用汗水种出来的，

我也明白他们是抢稻子来的。可是他们却一点也不害臊地叫这做“守稻子”，把我们看成是强盗一样。你看看鼻涕虫那股神气，翘着二郎腿，打着阳伞，摇着纸扇，坐在田基上，一双贼眼盯着我们一家。割稻子了，他瞄着那些稻田，看看有没有稻子留着不割；打稻子了，他竟把头栽到禾桶里，看看有没有稻子留在桶底。末了，还向妈妈要茶要水，嫌热嫌冷，毫不害羞。

我们一家人都是和和气气，平常有说有笑的。可是，到了把粮食挑到地主仓库去的时候，谁也不开口说话，谁也不碰谁一下，人人都憋了一肚子气啊。挑粮食去的是大哥，去的时候脸上象暴风雨到临前的空气，紧绷绷的纹风不动，回来时却是闷腾腾的满脸乌云。他准是在钟三公家里受了许多的刁难，不是说谷子风不净就是说晒不干，十担谷子往往变成了九担谷子，回家来总是气得跺着脚。嫂嫂急得在他面前哭。妈妈只在暗里叹着气。

有一年，我们的稻子得到了大丰收。这一回，大哥的脸色却开朗得象个雨后青天，眉开眼笑，挑起沉甸甸的担子也走得特别快。我们一家人曾经算过，这一造，我们交了租子就勉强可以吃上三四个

月的干饭，还可以添置一点点衣服哩。

这一天，大哥出去交租谷去了很久很久，妈妈和嫂嫂轮流跑到门前盼他回来。一直盼到太阳下山，星星高照，才盼得他踉踉跄跄的从外面回来，一身水，一身泥，满脸的酒气，一回到家就呕吐起来了。

许久许久，大哥醒来了，我们才弄清楚是怎么一回事。原来，大哥交了租谷，那钟三公就用酒食款待他，引诱他去赌博。大哥是从来不赌钱的，也不懂得怎么赌，结果，输了钱，还签了欠单给地主。这一年的好收成不但落了空，还欠了债哩。嫂嫂在哭着埋怨，从来不发脾气的爸爸差不多要把大哥揍一顿了。大哥却嚷着分辩说：“我也不是爱赌的，辛辛苦苦种了一年，到头来总是养肥了人家，做坏了自己。我只好碰一碰运气啦。这世道，我们穷人不博一博，天不会把黄金掉下来的。不是为了大家，我博个啥呢？”妈妈没有做声，拉着爸爸不许他再骂大哥，却细声细气的劝大哥说：“以后再别赌就是了。你记住，凡是地主叫你做的都没有好事。这种人叫你和他们同在一个桌子吃饭，同坐一条板凳上赌钱，不过是从我们叫化子的饭篮里抢吃！妈不要你赢钱，

只要你别沾上他们的气味，妈就清汤粥水也喝得心甜了。”

大哥对嫂嫂叫骂，对爸爸顶嘴，可妈妈这一说，他反而哭了起来，说：“妈妈，你打我吧，我弄得一家这么不安生，我差不多也成了地主了。我以后再不赌钱了。”

爸爸和妈妈很疼爱我，在这么困难的日子里还让我上学读书，指望我懂道理，长知识，给我家争气。就是大哥也把全部希望寄托在我身上。他常常上山砍柴、割草，卖了钱给我买书，给我交学费，有时还给我打个山猫、野鸭送给老师，让他不要嫌我家贫寒，好好教我。有时我在高声读书，他便十分高兴，侧着耳朵幸福地欣赏着，好象把他失去的童年幸福也补偿回来。

这样的哥哥是叫人疼爱的。可是，有一件小小的事，却使我不那么地喜欢他。

我六岁那一年，妈妈带了一个年纪比我小一点的女孩子回来，淡淡的眉毛，大大的眼睛，微微翘着的鼻子，两条辫子象豆角一样小。我看不见她的时候，妈妈正在给她梳辫子，在她的小辫子上扎上红色的头绳，头绳上还打个蝴蝶结。我好奇地在



旁边看着。妈妈告诉我，“她叫阿妹。我叫阿妹以后跟你玩好不好？”我便点头说：“好！好！好！”恰巧这时大哥走进来了。他问我：“你喜欢阿妹吗？你说她威不威？”威，是我们土话漂亮的意思。我看了看阿妹头上的红头绳和她的大眼睛，便说：“威！威！我喜欢！”妈妈说：“以后你得好好和阿妹玩，可不许欺负她。阿妹没有爸爸妈妈疼她，我们大家都得疼

她。”阿妹一听妈妈这么说却哇的一声哭起来了。我妈妈连忙一手拉了她，一手拉了我，一路哄着她到大街上。妈妈买了几颗糖果，让我和阿妹平分了。妈妈又买了一个大饼，劈成两半边，大的一边给阿妹，小的一边给我。阿妹接过了糖果和饼都没有吃，拣了两粒糖给妈妈，妈妈还是把糖放在她的口袋里。阿妹又把分给她那大的半边饼给了我，自己拿小的半边，我却大口大口地吃了。阿妹也不再哭了。

可是，从那个时候起，哥哥就常常取笑我了。原来阿妹是一个无父无母的孤女，妈妈要来给我做童养媳的。我管她叫阿妹，她叫我阿哥。哥哥看见我和她在一起就唱起歌儿来逗我：

小姑娘，
一朵花，
扎根红绳到我家，
东南西北跟着她，
好象一条小尾巴。

逗得我都想哭了。从此我看见了阿妹就远远避开。我不做她的小尾巴而她却做妈妈的小尾巴了。她无论什么时候，无论走到那里都跟妈妈在一起。这样，我反而跟妈妈疏远了。妈妈很疼爱阿妹，什么东西

都有她的一份。我是从来不跟阿妹直接讲话的。有时她不在妈妈跟前，妈妈叫我拿点什么东西给她，我老远就把东西放下来，嘴里嚷着：“妈妈要给一个人啦！”那么她就会拿去了。有时候，妈妈要她拿什么东西来，我就在旁边高声说：“妈妈要什么什么东西啊！”连阿妹的名字也不叫，她也就会把东西拿来了。

我不叫她阿妹，她也不叫我阿哥。其实，我对她是没有恶感的。说起来，她到了我家后，帮了妈妈不少的忙，也就减轻了我许多工作。我有时也偷偷的看她，生不生我的气。起先，她的眼睛总是张得很大很大的，象受了惊的样子，然后，她那淡淡的眉毛扬了一扬，鼻子有趣地翘了一翘，就放心地干她的活去了。于是，我又把眼睛转了过去，装出毫不在乎的样子来。

妈妈可越来越疼阿妹，后来，竟然也叫她到学校念书来了。除了哥哥把打猎得来的飞禽走兽送给老师之外，妈妈还把家里养的母鸡，母鸡下的蛋，和用糯米酿的甜酒都送给老师去。老师也常常说，阿妹读书领会快，又专心，很乐意教她哩。可是，阿妹上了学，我们又得在学校装出不认识的样子来。

我们之间仿佛成立了一个密约，每天上学的时候我先走，她后走，下课之后，我先回家，她后回家。我们谁也没有违反过这一个不成文的协定。

学校的生活是非常愉快的。这个学校里穷哥儿和富哥儿都有。在我的心里，这是唯一可以得到平等待遇的地方，老师对我们真好。我们穷哥儿知道读书不容易，都很用心学习。我有一个好同学曾小荣，也是一个贫农的儿子，和我顶要好。我们在学习上常常彼此帮助，有问题一起讨论。到考试的时候不是他第一名就是我第一名。钟三公的儿子鼻涕虫也跟我们在一个班念书，他比我们高出一个头，考试时却永远坐着红交椅^①，做起作业来就给老师批上“欠打”^②。那时候，我心里把世界分做两个，一个世界是在田里的。在那里，我的地位是很低很低的。我站在那山坑上，低下头来割禾，矮小的身体有三分之一陷进那山坑泥湿里。而在田垄上面，鼻涕虫却高高的坐在上头，打着伞，交叉着双脚来监视我，监视我们一家，要把我们劳动得来的一切都抢了去。而另一个世界却是在学校里。在这里，我的地位是

① 过去的学校，考试的结果都要登在榜上。按成绩高下排列。榜末用红笔一勾，所以最末一名给红笔勾着，象坐红交椅一样。

② 欠打，意思是说，“我还没有打你哩”的意思。

多么的高，老师称赞我，同学羡慕我，学来的成绩谁也抢不去。鼻涕虫在这里是被嘲笑的，被批评的，常常被老师惩罚的，没有人看得起他的。这样的世界是多么公平的世界！我和曾小荣听了老师讲一些穷孩子苦学成功的故事，这些人物叫我们两人非常羡慕。我对小荣说：“‘燕子焉知鸿鹄志’，有一天，我们两个人终要出人头地的。”小荣也说：“我们就象那个故事里的管仲和鲍叔一样，两个知己朋友将来都成为了不起的大人物，给点颜色叫鼻涕虫看。”

但是，在那个时候，却是鼻涕虫不断的给颜色我们看啦。我们穷孩子没有什么玩具。可那鼻涕虫的玩意真多，一忽儿是一只纸扎老虎，一忽儿是一个会叫妈妈的洋娃娃，一忽儿是一辆上了链会转圈子的小汽车。他有一件新玩意的时候，就拿到学校来，得意洋洋的表演给大家看，缩着鼻涕，大声地问：“你们家谁有这种玩意儿？”

到了那时候，我总是掉头不顾，说：“我才不希罕这些玩意。我的小玩意多得连家里都摆不下呢。哼！”我随手摘了一块芭蕉叶，卷成一个小笛子，吹出了婉转动听的歌曲，我说：“你也能吹出几个音来吗？”我随手拣了一块小石子，向水池里打水片，石

子象一枝箭也似地飞了出去，一着水面，就跳上跳下跳了二十多下，引起了水面一连串的圆圈儿，直飞到池塘那边去。我说：“鼻涕虫，你有本事打十下吗？你有本事把池塘搬回家里去吗？”

鼻涕虫擦了擦鼻子说：“不希罕！”于是他也摘块芭蕉叶卷成小笛子，他横吹竖吹，只吹出了三声，就象三个闷屁一样。他又拣起小石子扔到水塘里，小石子不会飞，却会蹲，跳了两下，就蹲到池塘底了。末了，他的宝贝玩意不久也全部完蛋了。纸扎老虎不见了头，洋娃娃不但成了哑巴，还成了跛子，汽车一个轮子也不见，变成了垃圾车，躺在垃圾堆上面了。

更叫鼻涕虫生气的是我们的象棋，那是我和小荣合制的。我在山上砍下了苦栋木的粗枝，刨成一个个小小的，圆圆的棋子。我和小荣下棋越下越精，有时连大人都赛不过我们。鼻涕虫是一个有名的“死棋头，”家里虽然有几付红红绿绿的象棋，有时他连楚河汉界都分不清，才动三步就给人家杀棋了。杀了棋，他就撒野、哭鼻子，下一次棋就得流他三升鼻涕，谁也不愿跟他下棋。

有一天，下过课，我跟小荣一道走。天色还早，

我们就在大路旁边的草地上下起棋来。不一会，我们两人都全神贯注到象棋上面去了。那正是最紧张的时候，我刚拿起我的“炮”来吃小荣在将着军的马，突然，我的手给谁重重的拍了一下，那只“炮”便腾空飞去了。我抬头一看，原来站在我面前的就是鼻涕虫，还没等我开口，他劈头就是一句：“不许你们在这里下棋！”

我火了，我说：“路又不是你的，干么不许？”

他缩了缩鼻涕，叉起双手，把肚子挺出来，说：“老子不许就是不许！”

这时，小荣正好把那只“炮”拣起来放回棋盘上面。说时迟，那时快，鼻涕虫一只脚飞过来，把我们的棋子和棋盘都踢翻了。这一踢，竟把小荣的手也重重的踢了一下，我听到他“呀”的叫了一声。

“你敢！”我再也遏制不住了。

鼻涕虫一手就扯住我的前襟。他比我高，又比我大，他把我往上一拉，我的眼睛刚好仰视着他那快要流下来的两筒脏鼻涕，真丑！

好吧，打就打吧，我才不怕你呢！

正在鼻涕虫声势汹汹的时候，有人在旁边说起话来了：“鼻涕虫，你怎么可以随便欺负人呢？”讲话